

白

雲

稟

白雲藁卷之七

天台朱右著

遊雲門五記

始遊靈峯寺記一

於越郡之南二十里大山二一曰會稽巖在焉  
稍西南十里曰秦望始自封表之山兩山之間名  
山水泉石勝地殆以百數綿亘數十里如雲門靈  
峯陽明法華又其奧區也至正十五年正月二十  
一日青田劉基伯溫汶陽李伏子庚洛陽富慶善  
好禮越僧友機玄中與天台朱右俱往浴丹南出  
城沿鑑湖東直南十里至于陽明山下陽明爲越  
中洞天岡巒峭拔巖崖崿嶭乃會稽支山郡乘以

神禹葬裝冠其地自陽通太谿巖水合焉又五  
里折而西又登溪若耶之香斯焉又西轉五里至  
五靈峯山下靈峯水漉然於溪當兩澗合流  
爲渠民橋其具左爲水初工人皆出山中所產竹  
木薪炭流流至是輒易商而聚之民居湊集予皆  
舍舟西行一里許抵寺寺僧友奎方舟具籃  
輿山迎客松徑間行二百步蒼翠夾除道澗水自  
寺山出幽然有聲又清冽可愛客遙遙望山麓  
田塍間大松兩鶴巢其顛翩躚號鳴若喜客至者  
寺之後有靈峯故以名其寺相傳峯頂嘗有金鶴  
來鳴飲泉其上下有流泉二一名慈濟泉僧言

光禪師嘗以此泉瘡病者一名活水漢武旱禱  
不竭二泉分東西流出寺門復合寺之後潘閣六  
楹大松環左右竟日夕如風雨至如奏笙簧發天  
籟其聲變萬狀郡守白野公為題句松風閣蘇客  
皆盤桓其中一境之勝盡可覽取其設酒宴客  
衆以次聯句復命題各賦詩備青田詩先就諸公  
興方未已且吟且行每句成報予若攬予抽思  
予與青田之子避他室移頃亦就衆客歡笑晚  
就睡閣上榻皆連設無次予汶陽富媿禮善諧  
譚歡餘各出奇意相嘲弄王盡夜分惟予與三僧  
訥不能復是二十一日也

靈峯又雲門記二

是夜天雨至旦而止晨起望雲氣在四山如蒸饅  
如鬼纏綿遠而下若天白浪在大海中動盪若  
定時雲門寺主僧若季靈命與人來遊客衆皆辭  
靈峯度市橋南出谿徑循若耶谿而止兩山谷左  
右文道或頽或伏或偃或立或仰而歌或趨而特  
或蜿蜒若虬龍或飛翔若鸞鳳或如倚蓋如舞袖  
如展語如仙人袒腹踞傲太坐如宮女冠幘欽容  
而立如麒麟如卧牛如奔象如鵝鼻如鹿頭如木  
禾如靈芝如慶雲又如帆如旗如酒甕如香爐山  
中人亦各以其形似名之千態萬狀真使人應

不暇秦望山正在其西五峯矗起高下比肩森列  
甚整相去近遠又均自餘衆山皆其支別也東在  
則曰鑄陶峯刺浮僂之巖駐驂嶺及東山西眺諸  
山在焉故若耶水爲最遠輿行不十里地忽平曠  
衆山纒繞若堂與然水出徑路傍東北流人自西  
南入至辨材塔又轉而西直秦望之陽雲門六寺  
在其下樓觀疊出烟霧間路流清駛潺湲作聲  
上有嘉禾美竹平林茂鬱奇石緬露雲日下禽鳥  
和鳴魚鼉浮沒舉熙熙若自得者衆客舍籃輿步  
行悠然神怡曠然心舒性真湛然不爲一物累  
亦快矣哉行二百步憩廣孝寺歷句亭亭相間

今名久請列以百十數衆仰而誦寺僧出延入又  
五斗步徑寺消息一產爲茗飲有座上人者自言  
天啓久請登舟青閣置酒俎出山平記詠載簞塵  
歷觀之乃張燈宴坐堅又與機上人論茗戲樂客  
不置亦枰各以口談相角敵較勝負不無錯逆劉  
李側聽默識知其技優劣乃令取許來堅自以爲  
人無能敵別慷慨之士不失一堅氣不勝志終不  
屈好禮從傍聽若鼓譟者聲振林壑不已夜將  
半遂就宿焉

遊雲門諸記無

明日季蘅束候客延坐一室而長松偃蹇如老龍

鱗甲堅硬骨力勁健枝葉森戟如蒼髯撼奮筋爪  
呈露勢直欲挾風雨冲霄漢土騰而繫尾巖壑者  
顧况舊題門前長松樹即此也今千年矣松下有  
井泉極清冽僧言舊爲葛洪仙人鍊丹之地至今  
井上萍如流光忽有忽無井中見松影又若若  
巨城浴其間蕩漾不定客宴罷徘徊久之復出將  
往他寺自觀白亭西行二百步曰雍熙院又西行  
三百餘步曰興福院興福之西又有一小寺庠隘  
弗稱其三寺殿宇室廡皆接連廣者往往遊人勝  
士皆指廣孝爲雲門之最將至雍熙溪上有新亭  
名好泉亭蓋取范文正公題詠語入寺有壇名松



花壇唐呂鴻八人茶宴聯句之所舊刻在焉過  
興福院求隨僧求禪師筆塚墨池故蹟今旋蕪沒  
諸公即乘輿逐廣孝獨子與機上之拄杖又西入  
山徑涉澗道見流泉玉色可愛意必有源泉得之  
山下一巖穴廣不喻尺泉脈也然不竭其色白有  
細沫如乳氣飲之其味甘飴唐和元微之嘗作書  
其上世稱醴泉或者似之山中也多取之煎飴絕  
勝他水亦呼曰白乳泉云

自雲門過法華山記四

文明日出廣孝院東行至辨材塔北又小徑傍山  
麓西行五里度不負嶺相傳唐蕭翼取蘭亭序時

至茲嶺閱視喜曰不負此行矣後人以名嶺續路  
西出回望東山諸峯嶄然秀拔蒼翠蒙密日光浮  
嵐輝映掩冉如羣仙逶迤停驂其上上侍始青天  
帝而鸞鶴旂纛森從旁午無復有塵空氣嶺以北  
諸山皆趨出鑑湖拱護城郭見城上雉堞參列烟  
井如櫛而蓬萊叢山寶林諸峯及官治寺塔又裊  
然高起皆在望中下嶺坂又折而南出則見秦望  
之陰山勢雄健若萬馬馳逐自天而下至平坂而  
頓止又西南行五里入山谷徑間草莽翳塞又  
一里出小盤谷見秦望以西之山皆鴈北行特起  
十峯蜿蜒如巨魚揚鬣張鬣蜿蜒疾趨半峯之間

雙澗出焉。容度南澗轉十峯，下有橋，又自北澗。流處循澗道，西入法華山。山在十峯之北，行三峯，巽有亭，題曰越山第一峯。蓋自郡城言也。予自越山，上衆容，皆先予行。予自亭西，步行三百步，至水南，入澗中。其上爲石梁，傍山巖，土大相，兩條，並理相連，大各數圍，高百餘尺。又西行五十步，於路旁，平行有亭，曰林壑之亭。面南山，羣峯，又北，於亭曰法華天衣之寺。時寺僧已先迎，請公入寺，與機上人盤桓亭上，各賦一詩，比入寺，諸僧，乃能奉送。陽起曰：君得無乃成章乎？予應曰：然。予嘗讀陽書，青田即應聲倚和，亦令成陽書，讀之，乃知青田。

又爲記其所自大書之復屬和子韻好禮倚軒檻  
面山吟我未已衆皆攬其思使不就好禮遂作一  
長詩亦序其所以俱書留山中尋出所載酒穀要  
詩僧同飲時主者示師及弘上人俱出城中未歸  
客頗歡洽

飲天衣寺臨清軒記五

是夕飲酣將就睡弘上人太呼以入曰客何爲來  
者既又大呼曰皆貴客也胡爲平來哉李公以酒  
勸之飲止人欣然飲復出酒飲客子不勝栝勺且  
與璉先睡三公與弘上人各暢飲且飲且譔歡笑  
聲竟夕遂宿寺之方文明日弘候客起領觀維衛

佛銅像云自水上流至者又出所藏南梁朝所賜  
法衣鐵拄杖并唐李邕所書碑石刻云余皆餘  
薛邑唐延至其室坐臨清軒軒俯清流水泠泠其  
下竹樹森蔚黃石白砂羣魚涵泳仰見初日出林  
樾間暉射於牖如神人駕火輪奔推而上霞彩絢  
爛金碧燦々其景殊異客相樂或彈琴或賦詩或  
和軒輿舊人詩韻各出奇語以相勝復飲酒不已  
頃夷客醉且亦醉客皆籃輿出上人策蹇驢過  
劉松醉呼曰於上太騎驢大可笑也又與衆客聯  
句詠之自林壑亭東出澗口折而北行許里至溪  
埠遇示師于塗師蓋知客遊而歸園邀客回客曰

予興盡矣師又出酒勸客露上弘上人復戒舟送  
客客舍輿就舟舟北行十里至城西南門經寶林  
山下日已暮入訪能仁寺宿俊禪師方丈出山中  
賦詠質于禪師又談笑至夜分青田公命右記之  
汝陽仍書雜詠爲什俾藏爲山中故事右惟昔又  
有序遊有紀行有山水記蓋幸山川之有遇也故  
名垂而不泯若雲門幽勝自禹會秦封以來名人  
巨公探討題詠亦既徧矣豈待予今日言耶然幸  
予之有遇於山川則不可以嘿於是乎作遊雲門  
五記

右雲門五記予與朱君同遊時所著也辭意嚴

整事叙條羅會稽佳山將粲然在目曉間可謂  
善紀述者矣予三復讀之不能去手因喟然歎  
曰司馬氏周覽天下名山太川故其文雄深雅  
健謝康樂好游歷窮搜泉石其詩益清粹幽遠  
皆足以傳誦後世者是有藉於山川也朱君滴  
山水之樂有契乎中必形諸言足爲山川之助  
可指

遊四明東湖諸山五記

自郡城至育生山記

四明郡當浙水之東世傳方丈蓬瀛在焉故其山川融結形勝偉特外障巨海內絡湖渠原田交灌遂為沃壤去城半舍遠為東湖環之五千里波蕩清溢坻島洲渚參互其中寺宇樓殿澗壑奇觀層見疊出與水光顛倒下上寥廓渺瀰下臨無地菱芡芙蕖溪魚水錯生育日繁其抵岸峯巒秀出堂與幽邃陵谷林麓概然而陰翳然而榮羅列四周若天童鄮峯大慈諸名山正據其上水出澗壑凡三十有六衆流委焉四明佳山水之勝舟與觀望



浮游之美悉萃于此至正辛丑秋八月天台朱右  
訪舊郡城留連旬挾一日羽庭劉公謂曰子好歷  
覽則凡大江南北靈山奇秘殆十有八已東湖在  
近壤萌天童育王又天下五山之三不可不一遊  
也於是偕公之遊子鼎元叢餘姚胡璉宗器舟出  
甬東由湖北河夜抵鄞峯下寶幢市明日舍舟陸  
行不三里至阿育王山見寺門寫碑題曰承恩閣  
近記即朗誦未已赤圭僧照公出迎客首至舍利  
塔西殿室陰闕光恠恍惚若有起入歡嚮者其山  
川之叢靈與延入坐閣下供湯膳令日本僧俊領  
客探勝登明月之堂對玉几峯茗飲廼從寺東廡

出徑道過妙喜泉可二里許指山物窪漚曰此為  
靈鰻井井七穴如星聯在泉脉潛通沙土明淨有  
黃金色又呼為金沙井旱禱則雨今山中又有祠之  
轉北麓登小嶺紆回巖石且有巨跡如人足形俗  
呼為佛跡巖又西北上香餘以古塔巍然高峙以  
顛謂昔晉永康年間舍利初止處梯躡而上七級  
至絕頂見瀛海浩瀚無際所謂十洲三島彷彿在  
望中音入雲霧回頭城郭民居湖嶼原隰歷歷可  
覩神思飄逸若駕飛車而騰者之快矣我下山  
憩光公新築草堂復入寺過西廡訪禪師塔得  
蘇文忠公所製宸奎閣記讀之盤桓未覺堂上僧

復具餽固留止宿予既得山中勝槩將往太白溪  
出山是為十有五日癸巳也

遊天童寺記

日將夕出至几峯南過白雲山十里許入小白市  
烟霏輻湊居民稍集又東行二百步綽楔特越標  
曰萬松關關內蒼松離離夾徑道如長人偃立或  
執戟或荷笈駢肩踵武若迎客狀每十里不斷絕  
將至寺圓月出東山臨松梢上白質清光魄曜奪  
人目其境益勝自嶺翠亭又百餘步入寺門高垣  
如城新亭跨壑秋瓦石為池泉流瀉瀟乃循池西折  
北上廓乎有容頤豁心目仰見傑閣拔起霄漢管

簷翬飛列星下臨灑氣迴薄昏鍾鯨鳴不聞人語  
恍若與安期羨門神遊清都之境飄忽騰翔而非  
人世間遇也少焉寺僧鏡上人偕祖達記室天與  
歲主邀至方丈宴坐以息明日起登閣雲氣在四  
山出沒松濤交割晦明前峯環抱靈祕密勿疑若  
無路一朝夕間景狀頓殊向者所見既不復得恍  
恍如夢中爾僧云此閣今住持元明禪師新建  
錫號朝元東宮大書扁額雄麗為東南最目索  
賦詩予與胡劉各賦一首其山壟九支匝圍寺宇  
源自太白山來竒卉異木雜產于中昔啓禪師入  
山脩道天遣童子下侍虎為跑地給泉故以天童

名山宋紹興宏智師行業益著大闡累相今葬東  
谷名人誌刻可考也

大慈七山寺觀記

又明日丙申行萬松關不六里入小徑又八九里  
度木公嶺將訪史氏七山寺觀道經下水溪谷盤  
聚山水明麗人指為史之先二世墳塋在焉地理  
家謂三相三王之兆豈其然歟復泛下水入山南  
谷勢益窈曲邃然深秀七山寺觀星列碁布于十  
數里中自妙智寶華二寺抵衛王墓下見宋理宗  
所製碑已剝剝不可讀出慈視巖仰見三峯嶽地  
千尺林巒池壑益增奇勝于時日落西嶺嵐霏悠

揚四山盡紫樓臺參差掩映木杪其境為七山冠  
遂宿大慈聖夢堂康穆菴二老偶客山中願久  
別遇見為喜殊甚相與劇談慨今念昔坐至夜分  
蚤起出山門東行三百步有寺曰悟空寺僧迎客  
具茗又東行二百步轉山北麓當大慈東峯下有  
觀曰悟真又北行三百步入山東麓曰太清之觀  
觀以南出循山趾迂入北山之南麓曰旌德之觀  
三觀鼎列兩山間共奉衛王夫人潘氏祠瑩道士  
薛克明予同里人也遇之旌德一見道舊留設酒  
散醉復回寺戊戌薛君復來引客度嶺過報恩院  
史太師及越王墓出上水湖岸訪袁文清公祠見

故人孔肅夫氏肅夫有文行自溧陽辟地于茲既  
見命舟入湖抵霞嶼寺石洞深窅目為小補陀復  
登舟過月波而日莫矣因思史氏三世相宋敷歷  
二朝四十年間無復中原之志乃安意於山川奇  
觀之美構釋老之居動至萬間至於無地可容然  
後也田園之入亦復是稱何其用心之若此耶

過大梅山宿護聖寺記

自東湖上水入山南行四十里歷草莽緣澗壑降  
少坑谷度絕崖嶺至大梅山世傳梅子真煉丹處  
今保福寺在焉寺中有何衣池為法常禪師  
所始東有龐嶺以師別能居士而名也

西來與師問答言下深契既別去師作偈云一  
荷葉衣無盡數剗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  
更移茅舍入深居遂踰前山相去不尋里止令護  
聖寺有峰巋然從地秀拔上如覆釜頂截溪壑名  
獨秀峰由峰北折而西行二百步轉山麓中又百  
步有山蜿蜒起伏風氣藏納為常禪師塔所相傳  
師在山時久絕人跡惟一象一帚自隨師歿帚銜  
石壘塔葬之就死師塔傍象復銜石葬虎既而度  
海入洲島所謂象山是也其石皆圓淨堅勁狀如  
鵝鵝子磊磊連屬今千年已復自塔北麓谷深居  
則殿宇高敞樓閣重複拾級而上轉坊丈之東住



山太斯道創新堂爲曰獅子窟寺僧復述大異入  
留宿履冲澹宜慾於明心理性之功特深慕常師  
道行遠自徑由來止其處是夜天際半澄月星明  
概冠氣旋薄颯聲微鳴上人焚香默坐徐而曰衣  
物圍形兩間萬有不齊起聚消滅成住壞空真如  
夢幻浮世功名與兒戲華色相既空去復何有巨  
古亘今一實際爾信乎不依形而證不藉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也舍吾與竺君乎靜  
坐返觀空思徹神光遠屬視外物皆吾分內其  
樂孰多視外物皆非我有其樂孰少乎應之曰天  
地萬象本同一性已應不在志未應亦在後師

上請質吾常師二君大咲取韻足詩不爾

訪金峩寺泉石軒記

余往游金陵同郡密詣上人從龍翔訢公業別去  
二十年上人出主郵之金峩曰往訪焉自太梅山  
而行十五里有山峩然峻極千仞下為堂臨樓觀  
闕職惟鍾磬聲隱隱出林谷間予至憩山亭看楮  
間題詠上人迎客逶迤循徑道入始見奎題曰真  
相之院過東廡讀史越王浩所為碑已而延方丈  
坐泉石軒面勢萬石林立縱衡側正斷齧豁豁參  
錯高下藤條蒙蔓荆棘拂披蘿薜連絡巨者細者

斜者直者尖者平者詭者恠者懸者墜者偃者伏  
者白者紫者峭者滑者負土者倚樹者臨壑者如  
象奔者狼狽者熊踞者虎怒闐者牛下飲者皆天  
作地造千態萬狀呈奇獻巧不可勝紀時矣雨初  
止水行石罅間清冷冷冽洄洑幽幽滴溜澌澌其  
聲淅然其色淵然微譏成端輪流成沫淺者泳游  
深者澄徹峻絕者勢奔洄瀆者崕齧委下者順流  
激衝者鞦韆若鏘鳴珮奏廣樂于几席之下茲泉  
石真樂也予志此久已安得一日奇遇若此者乎  
世之人輦石累山甃渠引泉以供玩好烏能有此  
今吾目擊而心快耳滌而神怡殆將坐盤石削膏

泉日與之俱化而不可得方歎羨未忍去上人  
宴軒上請書為記明日過東山謁鄭丞相墓遂出  
橫溪入城自遊歷至此凡十有一日也

四明佳山水而東湖特專其勝余僑比邑念一  
遊未遂也一日天台朱君伯賢訪余藍谿上出  
示遊東湖諸山五記以極登臨覽觀之盛而湖  
山泉石獻奇於烟雲杳靄間千態萬狀與夫琳  
宮梵剎靈聚秘蹟靡靡模寫隱顯弗遺余得盡  
讀之而東湖之勝宛在眉睫若可冥交而默契  
者殆與愚溪結緱澗諸記馳騁後先宜無愧也  
若其造物道消達生順命抑又過之古今高人

韻士往往適趣山水以據幽發粹蓋將託遊觀  
以養視聽也君尚友古人清才健筆若此則所  
養可知矣暇日追勝踐以酬夙昔之懷則是記  
有足徵者至正壬寅夏四月鎮陽張守正識  
予嘗沂洞庭至衡嶽矣願未適永柳之郊讀柳  
子遊山水記永柳形勝不遺吾睫會稽四明佳  
山水予嘗遊焉輒晨出夕返慨不能熟覽其勝  
以發奇氣殆今未愜也讀天台朱君伯賢遊雲  
門東湖諸記服其善叙山川形勝遊覽意態宛  
若圖畫後之能圖者藉不即其地按書概可圖  
矣豈不偉哉然柳子記永柳山水非其形勝

圖也。柳子被黜，姑托物以寓情耳。宋君以韋布遊名山川，心與境會，意與趣適，故其詞氣清逸，有非柳子之不得於物者比也。因書于記後，善評是記者，必不以予言為非。是枯菴王庶識。

山脈霖泉之勝，必有待夫騷人墨客之品題。賦然而後顯聞。若匡廬、鬼谷、太白之詩，天台見於輿公之賦，而武夷九曲見於朱紫陽之雜說也。蓋其勝處多在深僻，遐曠寂寞之濱，非好事者微屨之追趨，輒翰之賞識，則夫隱蹤佛跡，巨靈幽秘之倚由而得傳聞於世耶。則游覽之士又皆即其清淑之氣，蘊於胸中，若感發而形諸

言則其遊也為不徒行矣。西明僧正水東胡為  
龜西山之僧，助道察兩湖之風，履原野，與前人之  
宴豫，慶造，轉覽感愴，往往有人，新集有數，吾友  
伯賢吾疑，老漢吾聞，余器之，唱為感，其記峯  
竊林薄之，念美朝莫，幽宿之，幽期又加，譯焉，雖  
有不暇，至點覽之，思過半矣。余以好，錄者，故放  
閱而序之，尹庭劉仁本書。

穀齋記

越唐虞故父之子之臣之志學也過庭而問曰  
有術乎曰有學有要乎曰有孟軻氏曰羿之教人  
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茲其要也小子識  
之之臣退而揭諸齋扁曰事竣辟索其義弗得也  
遂而問於執友鄒陽示右曰敢問穀之為義何居  
鄒陽曰甚矣子之美學也嘗孔子之嚴君子之古  
教也誠為吾子廣其義為穀也首為之限別之去  
也昔者羿之教人也已矣其堅矣必也引之調  
矣必均之力力同矣必也審審固矣引之病  
引而既無疾矢躍如靡索其為病矣子誠聞之



墨誠陳曲直不能違其及也規矩設方圓不能違其巧律呂誠調音聲不能越其均律呂從墨規矩嚴義謂矣吾於學道賢之學其可不少也至如為教乎故曰規而方圓之至也聖人若倫之至也學不志于道猶若志于利也重外之道人道之常非有德而難得之德也居而事親唯脫乎慎孝也孝道至矣繼而事君惟惇乎慎忠也臣道至矣繼而敬長惟愉乎其恭也弟道至矣繼而交友惟悃乎其信也朋友之道至矣繼而愛父兄之道至矣是皆天道之常學者所當志者也予之父教者也知所以志于一教矣萬子學者也

可不志乎穀乎志者心之所之也有志則事成子  
其焉乎志念慮弗忘百為弗厭朝斯夕斯期不負  
嚴君子之教則庶幾乎詩云教誨爾所式毅似之  
敬父之謂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臣之謂矣  
之臣再拜曰敬共聽敢不蚤夜以求從先生言請  
書為齊壁記

湖山小隱記

慈溪為縣北負大山西臨三港慈湖控其左界郭  
碁列民廬櫛比勝槩過它縣趨湖之陽直出山下  
宋楊文元公故居今衍庭徑馬尤得湖山之勝公  
五世孫大章先生某居祠西瀾扁曰湖山小隱矣

政周公雪坡為篆其顏色大夫詩以永謝  
述一曰予過其邑臨造謁祠而訣遊生于小隱時  
湖水初生春波明麗日光霽影滂濂下止與長堤  
綠樹掩映爭妍然轉明晦殊態蓋鵲巖也先生何  
予記之予曰人生出處雖殊隱顯一致大行不力  
窮居不損湖山觀美固為可尚名跡之隱約又宜  
小大之間耶且聞夫隱朝市小隱遊林先生托  
居湖滄設棹登園為卻極於小隱乎籍恣焉先生  
曰子何求我退深也昔東晉虞善隱屠豕邑三台  
不起人嘗名其山曰大隱後楊適亦指其山以自  
號二人者名重當時足起後人之企慕其也學僅

守夫先業才未有以濟時寧與木石俱鹿豕游  
莫敢擬諸先德姑以小隱自居爾予曰士生斯世  
積學廣業孰不欲出以行其道處約無聞豈其得  
已又奚小大是間耶且伊摯畊莘肇造商亳傳  
說胥築出相武丁尚父鈞渭鷹揚牧野寧子飯牛  
大霸齊國是豈隱之小者非耶支伯善卷不受禘  
讓許由巢父遠辟箕穎是豈隱之大者非耶先生  
必有以自處矣先生曰子何求我之深也將與子  
悉之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吾固識其小者爾予曰嘻哉先王蓋隱  
其身而不隱其道也夫道在天下寔由乎人身顯

矣而道之行人固得而知之也身隱矣而道之行  
人固不得而知之也故箕子隱忍為奴洪範以聞  
姬文幽隱姜里大易以明先生承家學之懿言慎  
行脩淵人以道樂行憂違退藏於家三益猶顯也  
是豈其小小者哉予將從先生湖山之立藹勝挹  
奇于千容與心契境會忘曠神怡人我兩忘混融  
無間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無少歲廢于其時  
也雖欲自隱而不可得况猶有大小之議哉先生  
曰子得我心之同然矣請書以為記

西冷泉記

西冷泉在三山郡城西香巖寺旁鳳凰山下至正

戊戌戶部尚書貢公珙齋奉旨工部提漕閩海  
而以秘書卿召方謝事退居寺之間館候海舶還  
朝暇日與諸生行寺一圃得故臺址于鳳凰山乃  
增築為榭名高風臺時往憩休公嘗為文記之已  
臺之旁又得古泉窪而成池淵澄滄蓄瑩潔清冷  
味甘冽可飲名之曰而冷泉以其在山之西址也  
比上道過浙竟以疾終公之友劉君子明宦寓三  
山聞訃悲悼即故臺築祠六楹中搏土像而尸祝  
之劉君之子中久從公游又即新祠為六詠而冷  
其一也與大夫士友相為歌頌以繫其思一日遇  
予慈湖庵道其故且請曰知公莫若子幸記之以

垂永遠予慨然歎曰甚矣德之在人沒世亦忘有  
是哉公以詩書世胄起成均擢州郡持憲節敷磨  
中外所至政蹟昭著愛洽人心固非獨閩爲然也  
劉君父子謂公居閩日久徜徉泉石心志眷戀君  
高懷愴若或有在故表此以寓景仰之情爾昔歐  
陽文忠公嘗與僧勤相好勤來西湖思公益至乃  
其既歿勤之弟子畫公與其師之象事之如生又  
鑿池沼水標曰六一泉蓋以公之神無不在也西  
湖之上歐公未嘗一往猶且標之况公身處其地  
飲漱盟濯于茲泉者乎勤方外友且注意不懈忘  
是况劉君父子師友間息義無至者乎今則

公平昔游翫試刻不才于懷則憐怒汰沽滌之澤  
興凡見諸簡策著之事為者其歆慕馳戀之思宜  
何如哉將見南閩之人德公之深親賢樂利又有  
甚於劉君父子之不能忘者矣夫豈特一泉石而  
已邪予忝辱公知又與劉中庸道友善詎敢以固  
陋辭遂書為記

大慈寺華雨堂記

天壤間淳庵清淵之氣流峙為川嶽融結為奧區  
寶坊紆宇往往擅其形勝自非雄瓌偉特重墜碩  
德之人殆未能有以獨當也四明佳山水東湖稱  
景而大慈為刹林壑深秀殿閣宏麗重峻層闢鬱



閔藏納又為湖山之勝今住持南宗禪師室公來  
主茲山題其方丈之室曰華雨屬記其事佛世尊  
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種種方便普濟群品龍天  
衛從香樂芬繞天雨寶華在在顯化逮諸大士會  
維摩室中示現尤顯後來尊宿嗣佛闡教道行高  
深隨其住處亦復現瑞非烟非霧非雨非雪若幻  
若化若有若無倏然天霏下不地墜豈根柯所毓  
藹鄂所萃者可得而擬倫也禪師以宿世良回首  
慕宗乘禮先龍翔信公得度行業日增識趣超詣  
嘗兩主名方聞譽益著茲來山中多士繼流四方  
雲集師日延接隨緣應樸大器細根咸期利濟固

原缺

不屈非堅者與本原瑩朗昭徹無疵滓之弗垢廁  
之益純非白者與維其有堅白之德則太公至正  
曠焉無私事至物來應莫不當富如韓魏不足淫  
也貧如淵意不足移也勇如黃帝不足威也辨如  
良朋不足惑也干以定天下之志于以斷天下之  
疑考之著龜不雨過也非天下之堅白者孰能  
與於此夫嘗觀諸物天下之至堅白者莫如玉剛  
勁縝栗溫潤無瑕加之椎石不能碎也置之穢濁  
不能混也古者以玉比德是故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行則佩之于之居爾室也敬慎爾止洞洞屬屬  
如懷玉然朝斯夕斯期不替厥德則予之愛其身

也率矣孔子有言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緇誠是言也堅白石是而欲自試乎磨涅  
其不磷緇也鮮矣子其貞白一心確脩訓典思所  
以名室之義則庶幾乎是為記

重脩遺德廟記

遺德廟在上虞北二十里縣民世祀周縣令遺祠  
載在祀典前誌會稽周鵬舉字垂天東晉為上虞  
令有德於民去而思之後為鴈門太守歸隱漁浦  
湖按是時南北既分東晉無鴈門漁浦湖即白馬  
湖也圖經載夏侯曾先云漁浦湖在驛亭東漢周  
舉乘白馬沈湖化去或者晉字之誤時人以為地

僊相率祠之湖濱號僊官廳歲時祭之  
求必禱焉數降靈應世傳唐天寶間  
聞白馬神血食日盛自天童來將還  
神祠鄉人乳澤趙瑗爭之未幾颶風  
四起香爐榘幢吹止山腰今蘭草山  
是也去湖不五里遂於其處建祠祀之  
益彰靈應仍廣為精藍以守之事聞  
勅神曰利濟侯祠曰利濟院自是祭祀  
不得用牲牢它若五大夫鎮蓋分祠之  
會昌五年詔停廢天下神祠唯侯廟  
獨存宋大中祥符改院為法界仍勅嚴  
繫致祭禁樵采觸毀政和元年賜廟額  
曰遺德宣和七年睦寇犯浙東民大震  
懼侯出神兵禦之寇至倏見

素旗自廟出賊衆駭愕咸謂官軍已至遂退遁去  
鎮人朱獻明上其事部使者以聞改封威惠侯淳  
熙元年加封靈佑二廟享祀殆今弗懈其在五大  
夫鎮者有田七十三畝歲入脩治不仰於人其在  
法界寺者住持失職廟宇旋隳神靈弗妥有元至  
正摩度天台王芳以行省檢校官尹茲邑行縣之  
暇顧瞻祠庭弛弗理葺廼撥湖旁田五畝畸蠲租  
籍于廟以資香燈脩造仍委寺僧明德尸其事勸  
有力為助鳩工董程謀復舊觀撓者易之歌者植  
之腐者黜之圯者築之缺者補之罅者塞之以除  
以垣以甃以甃櫟斲塗墜丹雘黜堊前堂後室煥

然一新像設尊嚴帷幙深闕供臺高具齊下完美  
昉丙午四月告成是年八月鄉民父老迭奏簫鼓  
大享樂神嚴石用紀顛末囑文鄒陽朱右惟聖王  
之制祀禮六遺德有其二焉生而法施於民死而  
能為民捍大患其在祀典久遠宜哉王侯為縣三  
年日著善政古之公卿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矧今天子布詔  
天下屢以方嶽丘陵群祀為事郡縣守令任承宣  
之寄寧不注意于斯乎明德精專有為克成王侯  
之志其力亦靡細矣王侯字惟方天台人樂成其  
事者鄉老某某寺僧某某也既述其蹟復為迎送

神辭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蘭昇拔兮峩峩雲雨上薄兮下湖有波侯之堂兮  
堦爽蹇揚靈兮安歌乘白駒兮來下瞻三妃兮以  
俟以語瑤觴湛兮鬱馨進穀羞兮飴糈樹旄兮纘  
纘左右兮駿奔食以飫兮飲以醺跌蕩蕩兮天之  
門慰我民兮下土雨暘時兮多黍多稌氏無癘札  
兮樂吾生答神休兮永終古

張氏生意垣記

人物囿形霄壤間何莫非生意之玄寒也端倪之  
禪續晝夜之訕信寒暑之往來代謝若有尸之者  
皆生生之道也是故少壯老衰神形榮頹乃至高



下之融時孽尾之息鱗介之滋繁華實之損  
則又生意之條達昭著體物而不可遺者其或  
病相乘疲苾相尋枯閑相加天札相侵始有不獲  
遂其生矣聖神為之藥餌以濟之封植以培之務  
有以全其生而復其天參贊之功豈小補哉斯道  
也惟儒而聖者具可以默識之矣餘姚張與權氏  
有慧性讀書明理得其家傳咸陽醫十世已自其  
父仲吉君克嗣先業行有老驗名聞江湖與權能  
世其學益充大之蚤得譽於為紳童逢家嘗自名  
其儲藥之室曰生意垣當世之能文章者咸稱道  
之不厭或曰子之所謂垣匪有得於秦越人洞見

垣子方者乎何其施於天而神速也與權曰非也  
予以天地為限量乾坤為橐籥陰陽為闔闢吾心  
為鄢郢囊括宇宙包絡萬有生長歛藏無時或息  
豈直子隅一方云乎哉凡患者之至予室也嘔者  
能止之痺者能祛之癢者能榮之瘡者能腴之米  
者能賈之瘳者能弭之使不至極枯鍊氣而有以  
全其天是皆吾口生意之所囿也名生意垣子不可  
乎一日以語其執友鄒陽子右且請記之鄒陽曰  
善哉張氏子為近道也古聖人為生民設命凡以  
法諸天而已觀子之言有足以起予者豈惟醫哉  
參天地贊化育有不待言而喻是故煦之以仁義

謂曰之被臨也沃之以膏澤雨露之滋潤也示之以刑儆雷霆之鼓動也禁之以法制冰霜之凝固也若是則聖人體天以生成萬物何莫非生意之妙用也奚獨於巽哉嗟乎世降俗衰人偽滋起生之道或幾乎熄夫豈其本然也人為害之也長民者體天心以治乎人全人生以復乎天則參贊之功大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其是之謂與若興權民其庶幾可與論天地生成之道矣乎因第其語為生意垣記

石經堂記

石經堂者河南褚真士文之所築也士文博雅好

古尤精篆隸法有時名築堂古吳山之勝蓄圖書  
載籍乃古法書名刻版而藏之類其類曰石經表  
所尚也未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藝倫之勳昭如日  
月炳炳與天地相終始誠可尚已周轅旣東遺秦  
虐燄漢興博學經生擬拾煨燼之餘斯文蓋未絕  
也蔡邕以東觀議郎銳志復古乃與其徒揚揚韓  
說覃颺正氣外焉手書刻石天下後世仰仰而慕  
石經初置東觀學者欲嚮北齊徙于鄴隋復徙長  
安至唐初所亡八九距今又七百餘年矣世之好  
事者所藏隻字片幅多至三三卷况其脫散非全  
讀不能句所寶者唯字畫耳會稽有石

經遺字碑亦破缺磨滅乃後人翻本非東觀故物也予它所見筆法點畫徃徃亦各異體先輩嘗攷石經蓋當時能者所書而邕綜裁是正非盡出邕手識者以為確論梁武評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晉神唐張懷瓘評書至八分唯邕一人皆以其所見筆意字法論也褚君於隸既正宜尊經以表名堂之義頌不遑歎嗟夫實以名著多由實生人心所尚唯懼弗彰故姬公得嘉禾以名其堂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有由然矣褚君得石經以名堂不既安矣乎遂為之記

養拙齋記

上虞魏仲遠氏隱居行義朴拙自持深有慨於斯  
世既名其齋曰養拙間語予曰太朴既散結繩莫  
施機詐師師人僞滋起禁囚密而俗益媮聰明作  
而典禮紊吾將養拙以全吾天也故世方至至吾  
寧悃悃世方赤赤吾寧抑抑不與人偶不為俗遷  
直道而不迂率性而無貳吾固願拙而養之子得  
無言乎予曰言者身之文巧莫著焉無言而意以  
傳拙斯養已昔衛俞沈晦免患而愚為不可及陶  
元亮守拙園田而不汲汲於貴富皆明哲保身士  
也子或於是取焉則幾於道矣然予所知不在是  
也因子言之夫拙巧之大也天地拙而大化成江

拙而百川積聖人拙而萬民育拙之為義遠矣  
我願養之者何如爾君子之養拙也守之以嘿牧  
之以謙持之以虛本之以誠無為而無不為拙斯  
養矣故曰退進之基也虧盈之漸也訕信之符也  
陰陽晝夜死生之道也理豈二乎哉子能養之則  
子將謂子進於道矣仲氏曰子言至矣請書其齋  
壁以自省

白雲稟卷之八

天台朱君著

銘贊

賈循正傳贊

余讀書至丞丞必不格姦知舜所以事親者至矣  
嘗論記閔子騫仲尼獨賢之若恭世子者且曰君  
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嗟乎人子之道詎不盡  
矣而又奚辭後世有王延者繼母上遇延無道盛  
冬勅延求生魚不獲杖之流血延叩冰哭得魚進  
母悟撫延如己生有王覽者兄休徵失愛於父母  
每虐使徵覽身代之事其兄友愛母亦感悟嗟乎  
聖賢獨何人哉如延覽史傳傳之比觀賈循正力



行孝友事過王延遠甚尚有望於龍號祭聞正之  
先自周封虞封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賈故春秋  
有賈伯後為晉滅子孫以為氏戰國有為魏王博  
士者其子祛祛生山山居潁川在漢文帝時以正  
書言事除鑄錢令居洛陽者曰誼文帝召誼為博  
士至太中大夫長沙王太傅誼孫嘉武帝舉為郡  
守嘉生捐之元帝召待詔金馬門成帝時至部刺  
史石顯之禍徙居南陽南陽有復者作光武興復  
漢室至大司馬大將軍封膠東侯復生宗宗為朔  
方太守宗生黯黯生充充弟混入晉為外戚貴寵  
在盛後魏有達者仕為豫章刺史唐興敦頤在貞

觀為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高宗咸亨為汝州  
長史敦實後有眈眈天寶中舉明經德宗建中拜  
義成節度使貞元進尚書右僕射在相位十三年  
眈生黃中黃中生虛虛生餗舉進士歷禮部侍郎  
文宗太和拜同平章事族蕃于唐五代之亂遂  
遷江南云

陳節婦傳贊

余讀四明陳節婦傳喟然而歎曰嗟虐天人報施  
之理信不誣也初汪氏歸陳四年未有子而窻夫  
陳屬纊時顧謂婦曰伯姒有娠生若男必以嗣我  
已而果男汪撫如已生天之所以相陳氏者有其

朕矣既葬又穿塋夫傍誓必同穴孝養其舅姑教  
育子鑄迄于成人汪耆壽且康健至七十有六以  
天年終而鑄克承厥家文必歷求名人筆以揄揚  
幽光將聞于上則天之所以報汪氏者蓋未艾也  
嗟乎汪盡婦道鑄盡子道婦為夫子為親節孝萃  
于一閭陳氏其昌大乎世之食君祿受寵榮至有  
親喪不居城陌則遁恬不以為意乃沾沾然厠太  
夫士列友不如一女婦人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從善字贊

上古之人有名而未有字不稱其名而以字稱中  
古也國初大姓唯別名辯氏不尚其字近朝文物

原缺

死生榮辱守一不貳處和不乖于堯堯坐其道無涯

朱子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怡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而以吸如百蟲蟄氤氳開闔其妙無窮孰能尸之不載之功雲臥天行予非敢擬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陳處士墓銘

三友處士陳君既卒之九年其子恭持狀泣謁于右曰孤不天遭時多故情事未申食寢不遑寧息茲卜地有日願因子言以敬潛光子素毋讓按陳

民出自有虞媯姓周封

于陳列為諸侯都

宛丘完敬仲來並位

代顯惟穎川京兆

族為大唐廣明中有六示兆辟難蜀之青神山至

宋太常少卿希亮參政事與義為時名臣出居

河南太常生恂恂生垢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官

知明州定海縣因家江南處士君其裔也定海西

世孫實承信郎台州監稅自明徙台監稅生承朝

奉郎始遷黃巖今為心黃巖人朝奉生遠文林郎

君之曾大父也文林士喜浙東提幹提幹生端屬

江南內附舉授温州印子錄學錄生君諱益字君友

性至孝幼有異質六歲值父喪與母解糞糞自立

日受師訓孜孜不少怠經史過目輒成誦通太義  
里中長老皆竒之既長將出贅鄭處士曰我幼失  
所怙獨與母居奚忍違溫清以自取疏遠伯兄數  
強之迄三歲然後從鄭氏生有淑資益敦婦道順  
承君志遣僮奴日候姑甘旨每月朔必往歸覲歷  
久弗輟君慮朝夕弗得見遂迎就養適鄰境有難  
奉母辟匿山谷間躬治庖膳如常時以天年終喪  
葬盡禮哀毀過度人為之不堪其外舅嘗被誣君  
粥已產力援身為代訴終直其冤鄉里義之州尹  
范公言于行部使者以孝義辟君不赴集賢聞君  
名累薦于朝君亦不應檄下贈三友處士終身不

復仕進以耕桑書詩為業教子有義方鄭先歿再娶王氏君生於大德辛丑四月卒於至正壬辰十月月壽五十有五子長恭婺州路東陽縣儒學教諭歿於二十一年某月葬于金庭山之原處士世以儒顯受有爵位雖陵谷遷變而家學弗墮能以孝義表著鄉里是宜銘曰

陳胤基自太媯裕之垂流無期派青神融憲憲時亦僂澤去殄孝義聞世作則名可磨言弗斲幽宮冒冒處

壺金子贊

枯蒼玉君志學自號壺金子鄒陽生為之



贊曰

物有容虛雨中利涉險道乃通時之弗濟視子之  
控控器之豐用以融世方溺矣疇寧弗庸葆子之  
躬千金其逢

非韓節婦傳叙贊

贊曰天叙厚而節義明旌典行而風俗勸古聖人  
所以樹綱常而維世教者之不可闕也故易首乾  
坤而重咸恒詩始關雎而表柏舟禮謹大昏書戒  
媿納夫婦之道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窮天地  
亘古今並存而不可泯者詎庸易而忽哉自夫世  
降道汚人情媮刻夫婦之別不明貞謝之行罕著

代有國家者則必為之品制防範而旌別勸懲之  
教行焉孟軻氏曰豪桀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觀  
韓夫人陳身承世澤長嬪韓門仁義之懿本乎生  
資習於家範固已異於人矣不幸歸僅三年嘗子  
未時而夫亦天降心俛首茹苦力給眾眾然必撫  
育遺孤為事固剛丈夫之所難能而陳能為之鄉  
非貞毅篤信獨見卓絕其不為流俗所移者幾希  
矣及始終一節即獲伸素志朝廷下令旌異既復其  
家子諫力學有成居官著蹟寵受封典天之所以  
報施善德者殆不一而足也嗟瘁之事盡天理見  
豈誣也哉世之人薄施而思報少積而冀厚散乃

諉曰天不可測觀韓夫人志可以自訟矣

福源庵銘

力也不可以安軀暴不可以遠圖匪德之基久  
必隳舜禹稷文真範世燕翼裕後胤有餘福流洋  
衍天所符魏自文貞相家仁義致君利澤孚右  
首令葬越山隅積善垂慶不渝維木有本榮必  
敷維水有原滋必腴德也源源不虧載諸聲詩  
為世謨

陳訥齋墓銘

臨海義士陳君訥齋以孝友信義稱于鄉人無間  
言遭時多難不忍詘辱竟憤懣以沒賢者大夫高

其義故為有魯仲連之風既歿之六年其子煒致書來曰某不天先君奄棄諸孤痛盡顛踣百無一觀寸土尺山參年始就當至正己亥十二月既克葬于清化鄉下沙之原平生行實未獲伸於立言君子懼必發幽潛辱先生道義交厚已非一世要不忘情於存沒也謹再拜以請右執書以泣曰於虜自予祖春江府君與君之大父諱元善者有姻連之好先人約齋府君與君之父高明處士諱閔者為世交而予又以詩書獲承君伯仲間師資切相知尤深重以君之子煒請之勤懇其敢以辨君諱樞字師聖自號訥齋性頑慤警敏不

群少從鄉先生張明卿讀諸經子史習通大義既長出就進士于凱學春秋第杞就趙仲元學朱氏詩並貢有司杞中至正丁亥備榜君自晦力田篤行孝悌以幹蠶能家日饒裕值父病將卒異諸子頌君囑曰吾家資之入汝力居多汝其取半君辭謝曰聖兄弟三人何自處厚而薄於弟乎乃均分貲產取其瘠敗曰是皆某所安以服食共理者也父益慰喜不釋親戚長老共賢之待朋友信讓或同財利則多推與之或借貸久不取償且曰君子有周急之義况親友乎人之德君者殆未可以數計父喪衣食貶損哀戚毀瘠治葬祭一遵司馬氏

法教諸子有義方同聞知己多尊顯要數勸之仕  
君終不應恬靜自守治園宇力藝茹意泊如也庚  
寅以來鄰境弗靖叅政白野公受命治師聘君居  
賓客咨畫多所裨益公既死事時降勢殊君不訕  
與世俯仰乃顛天慟哭曰吾安得從公地下乎吾  
不忍見斯世之若是而為吾貞白者之汚乎溢然  
而逝寔臣正甲午七月十日也於虞悲夫某某之  
貞士也與其古之義士也與君生至次辛亥某年  
四十有四配鄭氏子四人長煒次某某皆有學  
行女三某某契家生朱右序而銘之曰 示學未久  
薛包厚檢同氣而薄取于己鮑村多財檢友多與

仲連義不帝秦寧蹈海而死於乎古人奈疇竟似  
維其似之胡寧不悲慨今人之不復見又將為古  
人之歸志古人之高義以貽後人之思

識趣軒銘

上虞魏仲剛恬靜寡慾不事榮利名其居  
息之軒曰識趣觀我生朱右為之銘曰

趣可識庸弗力者澹泊情乃適維魏仲秉淵德思  
悠然與物值樂斯軒永終夕

等慈寺鐘銘

上虞等慈寺大比丘良震新作銅鐘白雲  
居士朱右為作銘贊

聲先天地生聲後天地存不先六不後徧周法界  
聞比丘發願力范金成實相一鳴羣蒙開大地昭  
象固衆生耳根淨洞徹圓通妙入微塵佛國同證  
無上道

尚志齋銘

上虞潘鎬子京居五大夫市厭塵貿之煩囂也闢  
室為進脩之齋既題之曰尚志徵言於縉紳先生  
以表之間請於予予曰志之於人大矣願所尚何  
如耳夫志富貴則尚勢利志功名則尚行業志稽  
古則尚詩書志道德則尚仁義志之所存心之所  
趨也志一則尚專志貳則尚雜專則藝精而道通



原缺

瞻雲室銘

芒乎雲來窈莫深也芴乎雲去眇難尋也縣縣若存瞻有臨也神變亡方契予心也與道為一昭古今也

真實尊者一雨大師塔銘

大明建元洪武之二年六月丁丑上虞縣長慶寺僧一雨焚身示化於縣郭等慈寺縣大夫士庶聚觀咸起敬禮越八日甲申歸其骨葬受業鳳凰山之陽而塔其上知縣事趙侯某囑予銘其石幢用垂不朽乃叙述而銘之師俗姓周世居上虞鎮山里父道生母陳氏師以元至正甲申二月生得年

二十七有六僧臘僅五師朴野無為喜怒不形于色  
年十八依同縣五大夫市長慶寺僧祖興三年得  
度誦習餘暇則事種茹操并白脩饒具執弟子禮  
甚謹人視之庸常也先一日取衣摺濯薄莫作詩  
別常所交友末自題曰真實尊者一雨云蚤起置  
其友問隙間比得視之則已徒步入縣郭矣至則  
求見縣大夫進曰天久不雨願以身焚為萬民請  
俱不肯其說師情愴益力且出已錢若干文令買  
薪為具是日士庶迎禱觀音像師亦偕行日將午  
辭曰維其時矣先還等慈澤浴易衣尋至薪所拜  
佛作禮別諸大夫及同袍師德從容就坐舉火揚

說偈語烈燄四周安然不動既而以袖拂面整襟  
合掌若為謝衆狀觀者駭羨見黃炷二道出左右  
中合青炷盤旋上騰結為五色香氣靄然入望雲  
杪間羣鶴翔舞莫不為之嗟異明日拾遺骸於灰  
燼中得齒牙及數珠皆不壞越三日已如前隨應  
又五日骨歸雷雨大作歲期有登誠世所希有者  
也烏乎世人自無始來歷劫顛倒隨業轉報靡有  
終極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務令衆  
生離一切相即一切法入菩提路造無上覺至有  
舍軀飼虎為法然身無足難者寥寥數千百載得  
未曾有今一雨師從容示化如證涅槃親肉軀為

虛幻即烈。啖若清風。端坐火輪。而往西去。詎前以  
常道觀情緣。測耶子。雖未能究竟。佛乘喜聞樂道。  
亦秉彛好德之良心也。遂為之銘曰。

茫茫玄化。復無垠。三千大千。等微塵。至尊無上法。  
玉身人人具。是持妙輪。幻體在我元。非真箇。大本  
空曷有人。無生無滅。無緣回。師獨了。呵起等倫。烈  
啖不動。清涼津。香雲五色。高輪困。空中天樂。殊罕  
聞。寶花散作無邊。春師其西歸。樂溪云。還願舊鄉。  
諸苦辛。誓將雨澤。滋下民。是心溥。徧覺。皇仁是心。  
廣大報佛恩。真如實性。湛長存。何假文字。鐫貞珉。  
天地永永於萬年。

故馬恭人侯氏墓誌銘

有元諸暨州知州馬欽恭封既歿之明年其配恭人侯氏卒子良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滁介其友李桐持前進士唐肅所撰行述拜且泣曰良母生不得以寧其居歿幸歸祔先兆願託文以表見敢請恭人諱慧字德慧其先滁之全樹人崇明知州侯天賢女也曾祖諱某祖諱某母吳氏恭人生而淑懿性凝重寡默治女紅事中饋有法頗涉書史知禮義年二十二歸恭封逮事其姑章夫人舉無違禮兩淮兵作恭封徙家鍾陵而從事淮南軍府屬江東飢且警恭人奉姑携幼抵其夫就養恭封

適以事往淮西遇諸儀真乃屬恭人曰吾奉簡書  
不能即去幸保吾母渡江南往吳會以居恭人諾  
別歷丹陽毗陵舉家疾疫恭人視療得瘡去經無  
錫哨騎剽掠篙人棄舟遁恭人曰老姑有末疾不  
能履寧俱守死邏禁者至得無害比往姑蘇張氏  
兵已迫境恭人間道入太湖遇風變濤作舟幾覆  
溺恭人擁姑仰天求籲風濤遂息乃達嘉興濮家  
村止焉日鬻衣衾具甘旨奉姑無少怠既而張兵  
侵近郊民悉竄伏姑謂恭人曰我老病若是汝寧  
去此保全諸幼存馬氏宗祀毋以我累汝恭人泣  
曰夫別儀真屬妾侍老姑妾何敢違離唯朝夕

祝天願姑日康健良人蚤會耳兵幸不至而恭  
村亦感夢尋訪以來章夫人既見喜曰吾家百餘  
口喪亂無幾我今得見汝皆汝婦力願汝婦子孫  
皆能如新婦之事我也恭村乃奉母及妻子至杭  
杭有警言又至婺永康盜起轉徙紹興江浙丞相達  
識公辟恭村為從事復遷居杭而章夫人以壽終  
未葬苗帥與張氏構兵隣居被燹恭人與夫撫棺哀  
慟火乃不及事定謀厝松江之余何村服既除恭  
村授山陰縣尹而恭人得拜封命恭村尋陞紹興  
路推官改諸暨州知州未及代而國事非矣越五  
年辛亥六月四日竟死于鍾陵恭人聞訃號哭頓



絕海食飲不御肥甘哀毀成疾暮而小祥子婦方具祭事恭人太慟不已遂憊進子若婦曰吾自避兵梁奉姑字汝輩備歷艱險冀時平同返桑梓以享餘年不意汝父罹禍以沒我今繼死汝輩慎毋易素守以辱尔父兄弟妯娌交相恭順則吾目瞑矣翼曰乃逝壽五十有九恭人平居睦親善隣振乏卹惠待下慈惠有過未嘗厲聲色臨終之日來哭者莫不悲慟子三人曰良曰庸曰完皆能敬承母訓孝謹有學孫男女七人銘曰

溫溫恭人秉淵塞壺範母儀詒後則屬時方躋民踈良人有命攄悃悞善事姑嫜保終極陸

慄脫險阨瘦癘以祛風四颺息孝誠上感人定克母  
子夫婦待載覲祇饋滫瀡色愉翼姑曰致此伊婦  
力俾爾胤遺承世德紫芝之五花天所錫家慶流衍  
垂有億全樹之陽幽宮恤銘辭弗磨來者式

虞隱君墓表

越隱君子虞長卿諱元善居諸暨之虞村唐永興  
文懿公二十世孫永興生昶工部侍郎工部生陟  
陟生仕政楚州盱眙丞盱眙生禮湖州長城令長  
城生明左金吾衛左史金吾生康金州司馬司馬  
生慶慶生皎字祕瞻自餘姚雙鷹鄉過諸暨之楓  
橋樂湖山之勝徙居之名其湖曰祕湖山曰峙瞻

今人呼其地為虞村則隱君始遷之祖也祕瞻生  
復復生懷祖懷祖生英發宋湖州烏程尉烏程生  
嘉猷嘉猷生裕裕生彥禮彥禮生大有大有生愷  
生秀芝有文名補迪功郎迪功生天佑咸淳六年  
領鄉薦升國子上舍隱君之父也隱君性淳厚簡  
重幼習庭訓言動如老成人夙喪父事母能色養  
母聖明且患疾侍豎遭箠罵不能堪君與妻錢躬  
侍湯藥進膳羞蚤夜左右無違意餅必視調齊有  
事先意承顏故卒得母歡心至以天年終喪塋盡  
禮父謂虞氏多孝子鄉人化之或勸之仕則曰吾  
行義備于家信于鄉里人道耳仕求淋人將

求我非所安也。部使者聞其名而辟之，不應。晚得  
未疾，益不肯出。於是隱居教授鄉之子弟。受業者  
無慮百十君。誘掖激獎，多成德達材貧無資者，諄  
誨尤至。其教人，一以朱子學規為法，為文約而不  
濫，直而不倨，雅而不俚，為詩婉而不弱，侈而不靡。  
故及其門者，皆能操筆成章。為時推許。獨君不以  
術於人也。尤善兄弟恩意。周洽處族序，恂恂有禮。  
族人以有鄰圃，將構佛舍，併侵君地。君不與較，仍  
遣僮奴助其役。族人自媿，徙它地。其又因負逋為  
人，妄訐他罪。過君求援。君為償所逋，而勸止其人。  
族人乃以其近地輸君。君終拒弗受。君之德於人

率類此君生於至冠丙戌八月卒於至順辛未六月享年四十有六鄉里識不識莫不嗟悼以為善人君子亡矣明年十二月葬于縣古博嶺芳山之原丈夫子五曰瀟曰柯曰林曰澤曰以文皆讀書有文行女子子一適何諒孫男九曾孫男二君既歿之四年三年其子舉文起秦府絕善拜監察御史調僉陝西按察司事撫君行實過予泣曰先君子奄棄日不肖孤始亦以咸比長有知文必烽警繹騷不遑以禮文從事懼先元德遺澤所以裕後者將然而彌晦不肖孤之罪太矣敢囑之子於虞世固存彊仁慕義積善累行不獲顯融于時將遂泯而

弗傳子孫陰受其報發祥闡祉亦足以表見其美  
之有自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昔歐陽崇公歿越六  
十年其子脩始克表于龐岡阡上命以文世承詩  
書之澤學優聞廣食祿于朝方進未艾而惓惓孺  
慕之悲無時或已蓋將盡諸在已不敢待必於天  
其為心益弘矣隱君之事詎庸以出處隱顯有間  
哉古之德人歿祭于社則君之世行寧不可表以  
示諸人人也歟於是乎書

董府史墓銘

董出有熊後已姓封國於颺其君封安子曰董父  
事虞為豢龍氏賜姓董至周太史辛有子適晉世

典晉史春秋曰董狐後楚將翳封翟王都高奴遂  
居隴西漢江都相仲舒唐同平章晉宋侍郎謀皆  
出隴西而侍郎之先徙台臨海傳六世至府史諱  
思賢字深道曾大父植大父淳父信友皆有隱德  
府吏生而警敏性愿慤夙受學書詩春秋通三經  
大義長習名法誦唐律及陸宣公奏議慨然有當  
世之志舉進士累擢有司去補吏巡尉由海門積  
日月轉臨海天台寧海三縣吏存心愛物處事多  
遠略其官信之歷庫廩稱職遂陞府史有佐治聲  
部使者余忠宣公持節按郡察府史賢蓋郡事悉  
俾綜理以無寬滯見重於時至正以來沿海民竊

發邀商舶海上殺人于貨它州縣移檄逮捕縣為  
諱匿其事謂某月日某乙以某事在官未嘗同盜  
府史曰私行劫掠官為文非此風漸長為害匪輕  
力白行之卒以沮于賄弗聽海寇果為患至不可  
禦人莫不以府史有先識比寇作下令擒獲致賞  
間有誣執齊民徼取爵級府史又曰為寇在海為  
農在田妄連親故執獲田農奚可受賞皆辯直而  
釋之黃巖亭民洪以鹵飲人死獄成論以故殺府  
史諍之曰鹽為食物人誤中死難同故論卒遇原  
府史之平獄多類此人莫不以府史有陰德也府  
史夙喪母長益孺慕每歲時修祀即曰劬勞恩深



生無一日之養祭亦何益哭終日不已事父孝  
謹遇疾晨夕躬侍湯藥弗懈居喪如禮諸弟屢請  
析居府吏曰兄弟異形同氣衣食當共甘苦奚可  
分異請益堅府吏乃曰而必欲行吾薄祿足自贍  
願先世田廬什器可自擇便利取之吾不汝阻人  
莫不以府史孝友仁邨為有道也府史生大德辛  
卯三月子男二長元中將仕郎衙樞密院照磨次  
文中辟台郡學錄皆以學行聞孫男可宗府史卒  
之日更衣端坐取小像自贊復索紙書遺語云應  
世數盡萬物歸元清風明月大道自然書畢冥逝  
是為至正甲午四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其子

以甲辰十一月甲子既死臨海南窰壘之原後十二年甲寅始奉事狀請於其墓予閱狀誠宜表著而不略銘奚可辭銘曰

生之慤夙多學識之卓世莫覺德言確聞者作太史銘垂永邈

陳節婦傳贊

夫婦之行與君臣侔天經地義有不能泯故夫死不嫁稱未亡人非厲操守義者孰能如斯傳曰陳節婦莊年二十四歸陳思恭生子寶未晬而夫商海上久不至或以死  
更事莊誓不許五年夫果還既而復浮  
竟溺死或又諷莊莊拒絕

益力居喪哀毀紡

具子教育有成今五卅有

六而子孝養恭順工

報施節婦蓋柔艾也嗟辱

世之食君祿而不

報國也事人恬弗為意觀節

婦之行寧不媿死

耶

白雲臺卷之九

天台朱右著

題跋

題邊魯生死節事後

余讀傅介子傳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虜文夫子孰不欲立功名於世哉其成不成命也方龜茲樓蘭嘗數殺漢使而收功名者介子豈非命耶今觀邊魯生殆亦欲勤王事以樹功名卒死於難固命之不棄也迺其慷慨守節為國捐軀不少屈辱以偷生一時其志足尚已南臺中執法月魯不花公采李桐之言白其事于朝名在太史得垂不朽又魯生之大幸也介子將不專美矣死與

生何計焉語且有殺身以成仁魯生之謂歟

不效胡季瑛先公歲月記

予嘗讀韋玄成劉歆傳觀其能傳父業以世其家  
為漢名臣未嘗不歎羨歆慕而不已也今觀胡瑜  
述其先太常公遺事及歲月日記則文不獨世其  
業且足發其先德以垂後人也昔史遷班固記先  
人事見諸序傳柳河東先君墓表歐陽子龐岡阡  
表雷荆公先太未述又豈啻仰於他入哉先太常  
遺命不求狀誌 不有待於吾子也况世之狀  
行銘墓多失其一 使世有歐陽 則雖子瞻先子  
亦將托於人矣遺命云予我太常公致事還南

獲參緒論茲得見季城君喜太常之有子而又知  
太常之有識也若太常之六行季城之志與諸名  
公具言之茲不暇贅

跋石抹忠愍公于蹟卷

於虞慷慨殺身易沒容就死難吾於

石抹誥

齋公驗之矣初公以孤軍分守山城兵

為

謀鄰郡旋失救援不至公倉卒迎敵

卒

潰城陷豈得已耶至是復收散卒四集共兵力戰

以死於虞此誠人情之所難也公死節之二年

陽李祠報公守處時與其尊子庚負外君唱和諸

詩及徃復手劄裝潢成軸出以示夕於二皆

吾故人重慨存沒不覺泫然流涕已  
忠君愛國之念藹然詞氣之間予以見公之處死  
蓋已素定於平昔矣先是子庚以  
求去而公亦聽之使此時子庚以  
其成敗也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掩卷

三嘆

題韓安陽送友人一萼紅詞後

予少時見先輩縉紳嘗春容乎詞曲或相與倡和  
按節而自為之歌予竊感其為道學之累及壯行  
四方得從名師儒游徃徃皆以道德文章餘懿泛  
事于此而游息翰墨之間不遺蓋其德業充實

暢四支節奏發越自然而成章後之人雖極力倣  
倣不可得已比觀安陽韓先生送門人徐季章一  
萼紅詞織語藻麗流思優洽師友別離父子歡與  
委曲周至藹然詞氣之表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奚  
累乎道德文章也耶今先生往矣俛仰二十餘年  
季章裝潢成卷時出披玩詞翰具美先輩氣象  
依然若存後之覽者尚足以發况親炙之者乎  
第書歸之同寓仰止

題劉忠憲公遺語後

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徙南行臺建康太原劉忠憲  
公宣為中執法剛毅有為思振風紀時淮南省臣



忙古達怙執不奉法公諭御史劾之語泄而省臣懼賂宰執匿不奏且以它事誣構逮鞠或勸公辯直公曰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縱誣身以信志如臺綱何手書五十六字付從子自誠乃引佩刀決死天下痛惜之後三十年御史上其事朝廷旌其行義封謚如今至今凜凜有生氣千載之下聞其風真足以厲頑立懦若公者可謂百世之師矣或謂持一丈夫事豈知公哉其曾孫渠述書公遺語集諸閣老論贊詩詠裝潢卷軸時出示人余目得識其末簡

題陳先生古柏軒卷

余嘗讀杜少陵古柏行愛其詞句雄麗旨味深長  
雖為武侯而發然其所以自許而自惜者殆亦至  
矣於辱武侯之遺風餘烈少陵之勁氣英才千載  
而下可想見也宛委陳先生如麟以文簡公之胄  
家學有自素負志節遭世變遷與時進退用不盡  
其才而世罕知者嘗得吳興張有所篆古柏行祕  
蓄篋笥時出展玩非獨賞識其書蓋亦以少陵所  
自許者許已所惜者自惜耳每讀一過抱負之懷  
頓紓感念詠嘆之餘有不可以言喻者先生之心  
哉其子以咸特表著之以名其居室亦善繼志者  
與不然先人手澤之存不但足已何名為古柏耶

以威能繼父志則所以立身顯親者又不待贊先生為有子矣因為識之

題張節婦傳後

越俗儉而力本慎飭禮節故其女婦人皆能貞信自守曹娥蔡婦光照前史近代如虞母周李母馮俞母聞俱以孝節旌異里閭相輝至心初予及見虞孝子年過九十郡守白野泰公舉鄉飲酒禮賓之李俞亦以才名為時器重茲觀趙進士澍傳張母節孝事謂張母方氏年二十二歸張生子以禮僅二歲而失所天守志不渝孝養舅姑極其順承訓育以禮底于成立為婦為母人道備至有司上

其事旣旌之矣夫烈士又從而稱頌之嗟乎是固  
節婦天性純篤所致然俗尚之習風教之勸不無  
補也長民司化者其可後於此耶以禮孝事其母  
逮養以祿虞孝子將不專美矣

題孫先生墨蹟

人有曠世而相感異代而懷思豈偶然哉蓋盛德  
在人文章經世而氣味之所合也矧父子師友鄉  
黨里閭心志交孚者乎會稽孫先生正父簪纓世  
胤文行老成與莊節先生韓公同時四十餘年以  
詩學詞翰教授鄉里講貫贈與所以沾濡淋漓惠後  
學殆非一日值時動勸中更喪亂典籍遺棄淪落

無幾可勝悲惋其子術得舊所壽季清村詩一首  
如獲至寶裝潢珍竒求聞人題詠揄揚潛德發揮  
幽光至矣子喟然歎曰昔人嘗以先世觀閱器玩  
時陳之以象其生存示能守也况先人手澤必術  
之運精神之著宜其子寶愛不忘而弗能自已焉  
術也於片言半幅且秘重若是則先生平日遺訓  
流芳裕後者第能世守弗替先生為有子矣

題吳孟思篆書

予自弱冠遊浙水西獲交吳君孟思嘗求書先太  
父春江府君墓銘及它古人警策文辭至心成  
吳君之子昭辟地於越謁予止虞五大夫里出其

先人篆書孝經一十八章裝潢成卷且曰吾先人  
奄棄遺孤舊藏兵燹平生手澤僅此本及四體干  
文而已幸識之予謂曰禮有之父歿不能讀父之  
書手澤存焉爾況子先大夫篆隸名世筆法為後  
人式四方得之購藏恐後今所遺孝經則詒謀之  
志固有在矣子毋徒以字畫為也尚楨明聖賢前  
訓克承厥志則子所以顯其親者至矣詩云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昭其敬勗之哉

題句容杜竹隱傳後

重紀至正己卯先師東溪林公仲節宰句容予自  
錢唐走謁見邑弟子杜澄伯清執經問難恂恂脩

飭絕去淳靡予既內交焉且知其大父南溪翁家  
範素著嚴毅有容子姓兄弟數百十指事大小悉  
咨之以行諸婦從姑如主中饋脩內政皆躬執治  
更不置婢妾內外斬斬家曰克裕鄉里賢而師之  
予嘗登其堂拜南溪翁及見對良竹隱諸君別去  
數載當至心丙戌朝廷嘉其行義同日官其家五  
人對良及伯清元德第弟接武而起予又遇元德  
西湖上握手道舊自是不通問者三十年已茲來  
金陵讀楊孟載氏所述竹隱先生傳感歎存歿戚  
然于懷竹隱恬淡自持貞介有守以壽考令終詩  
書之澤有行弗替非彊仁積義其能然耶因以表

杜氏家法之有自

濟五題唐仲友補傳

於虜世固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子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  
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  
仲友發粟振饑抑姦拊弱勸中津浮梁以濟艱涉  
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  
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  
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  
家乘間為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  
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乃擯劾仲友



至六世章廷議終不決元脩宋史謂仲菱為宋宗  
所斥乃不載之簡策豈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  
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皆裁其  
論非題白季清義貓卷

貓相乳太讓食義也非性也貓多忌犬多爭性也  
非義也物非性於仁義也猶以義見稱况性於仁  
義者乎大原白公季清長浙東師府幕時家畜二  
貓俱有宗僮奴籍以二樓其一先產五子既而一  
產三子先貓嗜已子就後樓并乳之明日後貓復  
銜五子于前樓亦并乳之自是合處一樓往來乳  
字無少怖人咸異而義之客有知白公者曰是公

性孝友事母能養志不懈昆弟五  
蚤世公撫育遺孤猶己子內外無  
乳寔一氣之感也昔北平王有  
德惠貓相乳他子江東陳氏同居犬共牢食一犬  
不至羣犬為之不食載諸簡冊傳誦將來若白公  
事端可與之並傳哉